

為公正立言 為無辜伸冤

華裔筆跡分析專家黃立言

本刊記者侯文怡

轟動全美的 RAMSEY 案



九六年聖誕節被謀殺的 JON - BENET。(美聯社)

九六年聖誕節發生在科羅拉多州小鎮 BOULDER 的一宗謀殺案，使這個平靜的小城一夜間成為公眾注目的焦點，該地富戶 RAMSEY 的六歲女孩 JON - BENET 被告失蹤的當天下午，她的父親 JOHN 在自家一間不常用的地下室裡發現女兒倒臥在水泥地上，頭頸被塑料繩勒住，送往醫院時證實已經死亡。女孩的母親清晨五點二十二分報警時同時發現的還有一封長達三百頁的勒索信，勒索金額十一萬八千美元，警方接報後，很快將此案列為綁架謀殺進行偵查。然而一年下來，此案毫無進展。究竟是誰殺害了這個年僅六歲的美麗皇后？JON - BENET 不久前還在當地的選美中選為全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州小姐」。人們似乎未忘卻她天真無邪的臉容。

九七年十一月廿九日二位犯罪筆跡分析家提供的結果使這宗撲朔迷離的案件有了一個突破的可能，這個結果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這又是科學方法後的明証，專家們發現，恐嚇勒索信上的筆跡與死者母親的手跡有五十一點以上的相似處。根據以往的經驗，可以毫無疑問的說，女孩的母親與這封勒索信有著關聯。

這二位筆跡分析家之一黃立言(CINA WANG)，是全美最年青的執照筆跡專家。女性、華裔、重案突破性證據的提供者，使她在該領域的聲名騰起。一個年僅三十五歲，面容姣好的女性，怎麼會選擇這項男性天下的專業，又怎樣在這種與犯罪行為打交道的工作中展露才華，做出成績。這要從她二十年前的一段可怕經歷談起。

惡夢

二十年前，十五歲的黃立言為父親送入加州灣區的一間著名的私

人住宿學校，黃立言是家中的長女，也是父母心目中的掌上明珠。七十年代時，一位華裔的後代進私人學校是相當罕見的，正如所有這個年齡的少女一樣，黃立言懷著對生活最美好的向往來到了這個昂貴的寄宿學校。

一天傍晚，黃立言正如往常一樣在宿舍中自習，一片嘈雜聲中，一群女同學擁入，燈光在混亂中被熄滅，有的人開始推她，黃立言倒在地上，有人騎在她身上打她，黃立言的身上手上被人用指甲刀割破。這場突如其來的攻擊令十五歲的黃立言昏厥過去，當她為人發現時，躺在走廊的地上，身上多處傷口，地上流有血跡。然而「惡夢」並未就此結束，幾個星期後，黃立言開始收到有人寄來的恐嚇信，上面寫著：「當你睡著的時候，我們會來殺死你。」另一次，黃立言回到宿舍，發現枕頭的鏡子上為人用血色的指甲油寫上「你死！」，這是怎樣的恐怖啊！黃立言找到了校長。校長說，假如警察局中辯認字跡的專家發現這些恐嚇信與任何一名學生有涉的話，那麼就有了控告的證據。這是黃立言有生第一次聽到字跡辨認這回事，她希望自己的冤屈和受害可以伸張。然而幾星期過去了，什麼也沒有發生。她又去找校長，校長卻說「沒有時間。」當著她的面把門關上，黃立言當時唯一的想法是，要做一名字跡分析家，找到這個恐嚇她的人。

這個故事在今天聽來是這樣的不公平，但是廿年前的加州，在一群白人為主的私校中，一個華裔女孩子沒有服從她們的權威，沒有和她們一起去廁所中偷吸大麻或其它什麼原因被圍毆，事後學校害怕名譽受損，醜聞外露而不了了之，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是不可能再有什麼辦法的。黃立言隨即離開了這所名校，開始了自己的征途，她也沒有想到日後自己真的成了一名字跡辨認專家，然而生活中這段黑暗的經歷激發了她積極的人生態度和目標，這是她所慶幸的。

年輕的女筆跡分析家

八四年從加州 SAN MATEO 學院畢業後，黃立言曾在廣告公司做過一段短期的執照工作，大約從九〇年起，黃立言開始選定以筆跡學為主的學課，九〇年獲得聖荷西加州州立大學社會傳播學學士學位，她開始在西部進修筆跡分析的專門訓練課程，如在舊金山的國際筆跡學院的「字跡辨認」，研究內容包括偽造者的動機，實例分析，文件檢查，器材運用等等。一九九二年黃立言隻身來到德州，拜筆跡學專家 DAVID LIEBMAN 為師，不出三年，黃立言考得了法庭承認的筆跡分析家執照，DAVID 成了他的合夥人，並讚賞黃立言的成績青出於藍。



華裔筆跡分析家黃立言。

恐嚇信(右)與死者母親筆跡(左)的對照(部分)。

Patsy Ramsey	Ransom Note
d	d
S	s
o	o
n	n
o	o
i	i
g	g
b	b

RAMSEY 案的進展

RAMSEY 案中的恐嚇信(部分)

Mr. Ramsey,

Listen carefully! We are a group of individuals that represent a small foreign nation. We do respect your business but not the country that it serves. At this time we have your daughter in our possession. She is safe and unharmed and if you want her to see 1977, you must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to the letter.

You will withdraw \$118,000.00 from your account. \$70,000 will be in \$100 bills and the remaining \$48,000 in \$20 bills.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an adequate size attaché to the bank. When you get home, you will put the money in a brown paper bag. I will call you between 8 and 10 or tomorrow to instruct you on delivery. The delivery will be exhausting so I advise you to be rested. If we mention you getting the money early, we might kill you early to arrange an earlier delivery of the

六歲的 JON - BENET 被人殘忍的用塑料繩勒死，死前有被毆打的痕跡，頭骨有裂痕，案發時，由於警方的疏忽，早期現場和重要證據被毀壞，當她的父親在地下室發現女兒時，他移動了屍體和周圍的物體。當她的母親於清晨五時報案時同時發現的恐嚇信上，索取的金額遠遠與她父親公司的年終獎金數額相同。在這個人數不多的小鎮上，每一家都互相熟悉，人們閉口不談。警方一無進展，而檢方亦沒有

有起訴任何嫌疑。死者的父母懸賞十萬美金緝拿兇犯，還在當地報紙上登廣告。全美的傳媒從本地電台到全國性電視 CNN、NBC、時代雜誌都在談論這件離奇的案件。一些遊客開始把這所已經搬空出售的豪宅當作旅遊點而在門口東張西望，拍照留影，但也有人出於義務追蹤這樁案件。

紐約州的一位刑事律師 DARNAY HOFFMAN 從報上看到科羅拉多州警方曾經將恐嚇信與受害者母親的五張手跡作比較後又以含糊不清的語調掩飾調查的報導，HOFFMAN 產生疑點自行展開了調查，並將筆跡辨認委託給黃立言和大衛。正如前文所說的，結果是太明顯了，二者間的相似處有五十一點之多，雖然恐嚇信上的筆跡歪扭顛斜，證明書寫人用的是不常書寫的那隻手，但是對筆跡專家來說，他們仍可以清晰的辨認出字跡和文筆的風格，比如一些特殊的轉角，詞語的習慣用法等。黃立言說，雖然你可以換一隻手寫，但是你不可能換一個腦子，因此很多類似點在不自覺中冒出來，在人為意識減弱的情況下，這樣的類似點就更多了，比如 RAMSEY 案中那封恐嚇信的第三頁。大衛認為，字跡辨認的結果雖然不能證明 PATSY 殺死了自己親生的女兒，但她很可能與這份恐嚇信有關。黃立言指出，按照以前的案例，一份被證明有三點以上相似的文件就可能成為起訴和定罪的重要證明，而 PATSY 的筆跡與恐嚇信的相似點有五十一點之多，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

黃立言和大衛的發現打破了此案的沉默，警方懷疑此案一開始即作為綁架勒索的偵探方向，提名大陪審團審理該案的呼聲四起，也有人指出科羅拉多州 BOULDER 地檢處檢察官與死者父親的律師有生意上的合作關係，有人將小 JON - BENET 案件與一九三二年林伯格兩歲兒子被綁架謀殺的案子相提並論（林伯格是第一個飛越大西洋的人，曾獲美國英雄式的歡迎），但人們不希望此案亦是一筆糊塗結尾。無論怎樣，黃立言等的分析結果將會是提交大陪審團的一個重要證據。「我所希望的，是正義能夠伸張，為此我們常常為受害者提供免費服務。」黃立言強調說。除了 RAMSEY 這樣的大案名案之外，黃立言的顧客是各行各業，各式各樣的都有。

筆跡是研究人和社會的一面鏡子

「筆跡分析學並不是如人們所想的是一種枯燥的行業，在案例的分析中你讀到人生和社會，了解很多故事。」黃立言對記者說，比如為什麼有人要篡改

遺囑，銀行或保險公司的大宗偽造文件案又是怎麼發生的。一名黑人的奔馳車遭人污損，而後他又收到鄰居帶有種族歧視和騷擾的字條，通過黃立言的分析幫助，這名受害者成功的起訴了涉案者。而一名女孩的母親也在黃立言的幫助下找到了給自己女兒寫恐嚇信的作案人。罪証的確認可以幫助受害者通過司法機構以及私人的交涉去遏制犯罪行為，為受害者找回正義。同時也可以阻止一些惡性事件的繼續惡化，讓人們深知在一個法律的社會中是不容許侵害他人的。在文件和筆跡辨認的過程中，黃立言常會想到自己當年的處境，這成為她幫助那些無辜受害者的動力。「使他們不再感到孤立無助，像自己當年那樣。」黃立言說。

筆跡分析簡介

筆跡分析是一門綜合性強的專業，涉及社會學、心理學、文學、藝術、化學、生物學等等。筆跡辨認分析工具除了一般辦公室常用的造形計、夾子、宗卷之類，還有放大鏡、法庭用照相設備、測量器、尺、格子板...，黃立言過去在廣告公司工作的經驗對她今天的工作也提供了一份幫助，使她特別熟悉一些塗改、拼貼、剪輯後的偽造文件和偽造簽字案例。「假如你愛上了你的這份工作，你的一切都會與之有關起來。」黃立言說。她生活中的另一個愛好就是看書，有的是專門教人怎樣作弊，怎樣偽造文件的地下書攤，這叫做「知己知彼」，黃立言說，她要識破作案人的手段就要知道這些手段的來源。目前全美象黃立言這樣為法庭承認的筆跡辨認專家大約有二百人，在這個行業以及與之相關的血跡辨認、指模分析的領域中，女性專家十分稀少，女性少數族裔的專家就更為稀少了。「所以你必须做得更為出色，才能與你的男同行共事，才能在競爭中立腳。」

黃立言說，筆跡分析範圍包括一切與字跡有關的証件、文件、圖章偽照和電腦詐騙，最常見是假支票、假簽名、假醫療文件、假健康保險等等。筆跡分析主要是為法庭、律師辦案提供證據。但也為私人偵探、保險公司、醫生、銀行和一般民衆的需要提供服務。有的案例涉時短，有的則可能長達幾年，如大宗的銀行詐騙案。



去年十一月黃和她的同事大衛提供的筆跡結果。

願望

從媒介的新聞報導中發現 RAMSEY 案疑點的紐約州律師 HOFFMAN 的起訴為科羅拉多州地方地檢處以不在當地作業為由駁回，死者的父母 JOHN 和 PATSY 搬到了黃亞州，警方辦案的宗卷已累積一萬八千多頁。和 HOFFMAN 律師一樣，黃立言和大衛自願免費的為這宗案件提供分析，至今為止，警方仍然沒有找到任何嫌疑的線索，而大陪審團的組成和介入仍在決定之中，但是黃立言和大衛在筆跡分析方面的結果已經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黃立言表示她會繼續支持這宗案件的調查和實情的水落石出，正如她的父親為她所起的中文名字一樣，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為正義立言。

(圖片提供由黃立言)